

止

堂

集

止

止堂集卷三

宋彭龜年

撰

奏疏

論小人疑間兩宮乞車駕過宮面質疏

紹熙四年十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爲害至切也故歐陽修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治而常至于亂莫不欲明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爾夫好疑而自用其弊乃至于昏

亂修之言非過也情旣壅而不通事旣廢而不舉則理
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度越常主忠信誠懇孚
于天下羣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輒以昏亂
二字重誣聖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
執侍從臺諫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言輒不行
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尋常郵傳文書莫此爲急亦
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
已憂之然其事皆有迹可攷一日清明蓋不待頃刻而
可以一言辨之不難也惟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閭閻

竊議其言萬端多出揣摩類不可信逮至九月二十二
日忽自南內徑罷過宮指揮而後羣臣始知兩宮必有
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不應于至親父子忽然相忘
如此臣聞之道塗陛下宮闈之間上自中宮下逮嬪御
或遇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
予蓋不如是則人情必有所不安寧有慈福誕彌之月而
不親舉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又
復不舉以臣揆之陛下非大有所疑于中必不若是然
壽皇之于陛下乃親父子親父子復何所疑而至此乎

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嘗有睽阻者惟舜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爲機穽以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怨其母與弟惟夔夔齋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親古今莫加焉豈有罪可負有慝可引也耶而舜猶如此者非僞爲也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卽爲罪與慝矣故書紀其祇載見父而父旋有允若之應夫舜之祇載以見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使其不見詎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爲其難陛下爲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爲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爲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戇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爲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穹窿未見昭格此固羣臣孚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于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庭紛紛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以所疑

下爲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爲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爲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戇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爲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穹窿未見昭格此固羣臣孚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于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庭紛紛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以所疑

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啓迪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宣諭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父子豈復有疑爲此疑者必有人焉其人聞陛下將與羣臣剖析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惟恐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間言反將爲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爲間諜妄指形似重惑聖明使陛下不復出激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適其意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遂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

之責乎臣甚爲陛下惜此也昔穎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一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爲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然則羣臣之言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哉雖然陛下旣因是人而起是疑矣一旦欲使遽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臣嘗聞陸贄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于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

而不與辨惟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于不喜明辨之故然外庭之事羣臣尚能爲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肅命鑾輿亟朝重華反躬自咎極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于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發慈愛惓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于陛下臣殆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友今兩宮睽異落落難合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之何若陛下感于

此壽皇必應于彼視影響形聲猶爲不遠也反昏爲明轉亂爲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預哉臣但能爲陛下言之而已惟陛下念之于冒宸嚴臣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論陳源間諜兩宮亟宜斥逐車駕往朝重華以息

謗騰疏

紹熙四年十一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同列疊抗封章陳乞陛下過宮幾至煩黷臣于十月十七日又嘗獨上一疏謂陛下久不過宮必有所疑而植此

疑者必有人焉深恐其益爲間諜欲乞車駕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疎不足以裨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雖未見鑾輿順動而已知父子情通至次日降過宮指揮閭閻之人破涕爲笑聞之道路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將有行遣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爲喜也何也陛下旣明諭間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間者不去則陛下過宮之期必不可矣蓋天下之人皆願陛下過宮其不

願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平日造作疑阻以間疎陛下之父子者不知其幾何矣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羣臣語及過宮未嘗不動色及入中禁卽變其說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旣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臣不敢保惜首領終爲陛下明言之臣在闕門之外詎能知爲陛下父子間者果爲何人耶抑爲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興慶之事猶有明皇結歡父老召宴將臣

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徽宗不發遞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壽皇自揖遜以來何嘗略有此等痕迹陛下試舉間者之言一一質之于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也耶臣知非陛下不欲決但數間者不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只是爲此數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于數間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忍于壽皇以成數間者之奸乎然臣亦恨陛

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事者爲陛下辨此疑任此事也今日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以調停重華臺諫暨百執事但能仗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于疑間之根盤固左右者略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所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雲凝結未散非疾風動蕩盡力掃除安能使太清廓然皎日復麗哉臣區區愚忠誠不忍陛下爲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寢思有以告知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猶未敢誦言之今事急

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內間諜兩宮者固不止一人
惟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日復遭進用外人皆
謂離間之禍必自源始方源未進之時雖此下兩宮已
疏然源之進也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而其黨之進源
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源輩既在宮中臣知陛下之
疑未易可解蓋其膽大敢爲欺罔機深能爲狡獪陛下
飲食居處皆將投以所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爲
疑或陽請陛下之出而陰尼陛下之行或名爲畏懼壽
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神出鬼沒雖不可得而

窮詰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矣大要只欲陛
下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于
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日有父子而
間絕之則其于君臣何有哉陛下儻以斯人爲忠則臣
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
旣而父子睽異輔國得志卒之殺張后而致肅宗亦隨
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自今觀之間人父子者豈不可
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途紛紛議及中殿陛下
以爲誰實爲此宮禁之事祕不可聞所以騰播于外者

皆此輩爲之也今日如此後可知矣司馬光嘗論高居簡以爲置居簡于肘腋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臣見源輩實不殊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肅命鑾輿亟朝重華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歡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爲愚妄不足採取卽乞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旣已赦臣不可使臣爲小人所陷不勝忘憤懇切震懼悚恐以俟威命之下

進內治聖鑒疏

紹熙五年正月時爲起居舍人

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憲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內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察察然也自秦以來惟務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內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悖謬特甚蓋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惟漢唐號爲小康其間賢君猶愧于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責耳矣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拯亂傾否具有本末度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

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呂大防當元祐時嘗侍邇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

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于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欲採摭祖宗家法類爲一書而遐方賤吏不見國史傳聞小說不敢盡信抱此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于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內治聖鑒其目則略循會

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
補聖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遺逸差謬不
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
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取進止

附日記初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直前奏事進內治
聖鑒有旨東華門內引其日上御小閣既奏聖躬萬
福訖上顧而笑曰新除後都不求對久欲見卿說話
因謝上除命超躡諭云此官朕須待有學識人方除
乃奏云臣前日力辭新命正緣學疎識淺不敢當此

再三謝訖復奏云臣先任國子監丞日准御前有旨
下本監取資治通鑑長編臣隨即繳進因奉國子監
本不如秘書省本後又聞有旨取秘書省本付講筵
所節錄竟未曾成書上乃顧所進內治聖鑒云此乃
是長編節本耶奏云長編若節非十數冊可盡臣但
將祖宗家法集爲一書以備乙夜之覽上云祖宗家
法最善漢唐所不及遂讀進書劄子讀劄子至呂大
防說處外戚之法處上云祖宗待外戚最嚴此處便
不可容易壞了奏云陛下聖諭極是祖宗不輕委外

上堂集 卷三 一 吳舒帷校
戚以權任亦是愛養親戚之道又納進書表因奏云
臣之此書大抵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此輩若見恐不
得數經御覽上云不到得

論人主當動循天道疏

紹熙五年正月進
聖鑒同日第二疏

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聖憲天者也故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
天同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息而不與天通也洪範以五事次五行而驗之以庶徵
要之以五福六極豈彊爲是牽合哉猶人之一身氣作

于內則動于容貌形于顏色者皆是物也寧有二乎恭
惟陛下愛人如天之溥溥臨事如天之專直陟降左右
與天爲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然自去秋以來大異數
見星變地震生毛雨土赤青作于夜黑子見于日大率
相去數日輒有一事當是時人皆皇皇然爲陛下憂之
而臣則不以爲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
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
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無異父兄之于子弟雖

譴怒訶責若甚可畏其意但欲使之成人耳苟能因是以恐懼修省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以為憂也及至十一月望日車駕過宮人情歡豫其晝晴寒夜忽飛雪又兩日而日中黑子頓消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為陛下喜而臣則不敢以為喜何也臣于此見天與陛下脗合無間陛下動靜語嘿豈可少有不合于天乎神宗皇帝嘗禱雨而應富弼奏曰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此臣所以不敢為陛下喜也臣懷此欲告陛下久矣茲蒙異恩擢置右史脫落資

格躡而進之荷天之寵無以為報惟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陛下一言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為世法陛下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以為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辱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忍舉其職而使陛下遺萬世之辱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之王者能守天之正道政以巫史卜筮瞽侑諸臣實左右之少有不正諸臣皆得警懼于王非諸臣固欲拘檢于王也王實藉之以自拘檢其身也後之史官君舉必

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近世記
注之官許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蓋甚美也與其必書
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于先乎此區區
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省動循天道欲如天之
剛則無所牽制不屈于欲欲如天之健則兢兢業業不
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
一出至公盡絕私意由是一而不二則爲天之純由是
養之益和則爲天之粹由是而無所不致其極則爲情
而與天渾然矣陛下端拱無爲而守之于上臣等靖共

厥職而欽承于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哉萬一
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箝口結舌以苟取容
亦有所不可盡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
其臣不諫則爲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
不敢也惟陛下察焉

附日記又口奏云臣幸備員記注之官日侍清光伏
見祖宗待記注官不獨責以史事元豐以前多令兼
諫院元豐定官制之後雖不令兼諫院然許以直前
奏事卽是責之獻替之職臣自此或有愚見不敢輕

具劄子只乞引對奏陳上云甚好有事但來乞對

乞申飭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疏紹熙五年

二月

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于王所當不遠也唐
貞觀初仗下議政史官猶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
中嘗議臣僚前後殿登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
于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邇英講讀罷臣僚留身奏事亦
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此等制度皆已不舉獨有臣僚對
罷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後因循或稱無

所得聖語是使載筆之書多所逸遺陛下明謨睿斷隱
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為甚臣竊見本朝歐陽修嘗奏
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
面錄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修之言特加申飭每遇前
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侍立官就殿門錄所得聖語
其有內引者令移文取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附日記是日復口奏云臣竊見起居注每于車駕過
宮月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不

吳舒帷校

出即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又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幾三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內上云誰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繫日之書每日陛下舉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講定省之禮安得不書上云既是壽皇有旨教不來只直書對云雖是壽皇有旨免到宮陛下卻豈可不去今日以雨泥免豈無晴日今日以暑熱免豈無涼日今日朝士大夫見車駕不過宮尚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親事左右者尚

不知因由何況書之史冊以貽萬世恐累盛德臣獲居近列惟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若萬一書之史冊或反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上云須著去早來丞相亦說來已盡說與丞相了須去須去因再三勉贊

論剛斷得失跡

紹熙七年三月

臣恭惟陛下自即大阼五年于今廣覽兼聽隆寬盡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彊欲為而不能者陛下為之無難焉真所謂有能致治之資者也然搢紳之間竊

上堂集 卷三 吳舒惟校
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爲恨羣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爲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爲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任職于中禁而不用誥命內廷取財于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羣臣爭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仰窺聖意必自以爲能駕御臣下而權綱在我矣然而紀綱隳廢廉恥刳滅陛下雖

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爲異日之憂蓋紀綱隳廢則國制亡廉恥刳滅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緩急不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而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捨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蓋謂于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寧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

己見以爲剛斷者乎不知誰爲此說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爲不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勢小人有凌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

作爾正紀綱以立國制勵廉恥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敗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彊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攷事理旣明于胸中而不可惑則斷自明于事外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因禱雨論車駕不過重華宮無以消弭災旨疏

紹熙

五年三月

臣恭聞二月二十三日有旨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

寺禱雨臣雖庶官次亦當行臣于今月四日齋戒夙興奉將淵旨跪辭致敬惟懼不虔然朝廷祈禱以來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纔雨卽風纔風卽晴常若有散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得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浹洽農事已過早勢可憂臣自服職柱下凡四閱月已兩被旨禱雨天竺皆無昭格此蓋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訶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水旱之災何世蔑有靡神不舉具有憲章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己自咎藉以徼福于神蓋未有祗事祈禱以冀感通

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而韓琦猶謂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于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卽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是時廷臣多持此論故景祐元年旱李淑歸咎于爵賞過優康定元年天久不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然概之格王正厥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旣相貫氣動則應人君欲攷天地災祥以是察之

而已臣竊觀今日所以不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臣非彊自牽合欲得陛下因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夫匹夫之賤孝于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列美泉設或不然禍亦視此而況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之衆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黑子見于日赤眚作于夜既過宮之後瑞雪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神則臣以爲今日不雨在于不過宮豈過也哉且向來無雪固常禱而不應

矣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陛下非不禱也禱于壽皇卽禱于天竺也今不一定省于北宮而但懇祈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靈而真可禱也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得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陛下一念儻回則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和自陛下而乖顧釋氏何有哉陛下儻不聽臣之言非特不能得雨于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祀天

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爲憂也孝經曰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蓋無
毫釐不盡之謂也于父母有不盡之心則于天地有不
盡之心矣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尙何以事天地乎此
臣又非特爲不雨而言也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威咫尺
俯聽誅夷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論宰執陳乞過宮當賜聽納疏

紹熙五年四月

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陳乞陛下過宮不
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間舉朝求去自古及今

蓋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
執開陳聖怒叵測夫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
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宮稀闊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庶
幾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輕脫然究其中心則皆有忠
愛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惟當容受聽納又
當獎勸激勵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反有含
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甚憂者用是昧萬
死一爲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憂陛下者指小人
以爲間順陛下者指君子以爲激夫以臣事君或出于

激此固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猶爲愛君小人之
間直損君德耳陛下至親父子若非有間寧至于是羣
臣但見陛下久不過宮人情洵洵不勝憂懣只得以大
義勉陛下小人必曰若如此而出是陛下本不孝因羣
臣而後孝也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使不至于敗而已
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聽羣臣之言終于
不出亂或由是而生則昔投間于陛下者又未必不推
爲羣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又加怒于羣臣可乎
小人始以間誤陛下而終以激殺羣臣豈不重失天下

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舉朝求去如出
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蓋出于其心之同然故
不期而動如此陛下以是推之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
不順人心其應又豈止此而陛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
近日所爲多拂正理惟有容納讜直闊略狂狷所以人
心未離若更于此路稍加荆棘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
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爲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忤陛
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順陛下者進矣陛下抑思今
日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爲愛君乎順

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陛下但與羣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也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既為君德之玷諸臣得罪卒兆國家之禍是未可知也陛下若聽羣臣之言父子如初不惟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羣臣亦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羣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惟陛下念之取進止

止堂集卷三

止堂集卷四

宋

彭

龜

年

撰

奏疏

論車駕久不過宮無以舉記注職守疏

紹熙五年五月

臣輒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無才術謬司記注近數奏論過宮稀闊載筆難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抗章自劾陳乞竄逐聖恩寬大俾復故官威命一臨跼蹐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冒昧條舉一二

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初無免到宮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耶尋常問安偶免到宮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宮使臣又如何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宮既云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宮之旨在朝羣臣累請問疾乘輿已駕道路已清而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爲壽皇服藥肆眚天下連日都人顙望翠華之出不啻望歲而陛下晏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然此

特見之關報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傳至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計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爲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羣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或將順或正救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說言語忿激引類褻慢殆不可恕而陛下受之曾無難色一人內庭其意卽異果何爲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也然誤陛下者不特問疎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儻非羣臣忠愛陛下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內實背之是必有謂羣臣

舉不足信者也謂羣臣舉不足信則是又疎問陛下之君臣矣羣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惟恐羣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性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爲說不一而足臣觀近日壽皇遊幸而陛下無所効獻壽皇服藥而陛下不及省問陛下豈忘此者是皆內侍輩自愛已甚惟恐陛下疑其輒通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之臣鉗口而不敢

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見矣豈不痛哉彼小人者旣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于上內外不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爲而陛下不悟乎若此等事法皆不利于陛下之身而陛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知纖悉必察何獨于此略不省覺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彼但使父子恩意之間一日損于一日如履淤泥一步深于一步則不待更加讒毀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慘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于天命安能終于睽惟患聖心不回耳

聖心一回臣以爲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衰有蠹則衰
一去其蠹木如初矣父子本無睽有間則睽一去其間
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將平日爲間之人揚
于王庭明正其罪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小有所不及
之事蓋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下哉臣愚欲望陛下
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恩絕而後悔小人之
間遂而後悟天下之亂作而後圖則無及矣惟陛下速
爲宗社念之臣爲右史輒及陛下父子之間自知必干
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之職終不舉是以率意極

言無有所隱惟陛下幸赦其愚取進止

附日記云是年五月癸未後殿起居乞直前奏事閣
門報止引梁侍郎起居彭舍人別日宣引因思連三
日不得直前乃不離班位鞠躬矣云臣爲右史而不
得直前有忠言而不得達上惟有叩額龍墀以明臣
心因伏地叩頭久之血漬龍墀之塼後起奏云臣啓
陛下事急矣陛下爲人誤陛下旣不納臣之言臣當
拜辭闕廷而行乃于袖取劄出子置龍墀上再拜欲
出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令舍人上殿奏事乃趨出

易鞋赴班侍立埃宰執奏事退遂陞殿奏云臣蠅虱小臣仰犯威怒罪當萬死仰蒙陛下寬仁復賜引對容臣奏事訖下殿謝恩上云素知卿忠直卿理會甚事奏云今日之事無大于過宮臣自三月十九以後累有奏疏論此事未蒙開納今再有劄子奏陳上云甚好逐段開陳上皆以爲是且云須著過去奏云陛下在外庭與羣臣言及過宮事聖意更無齟齬且與之約爲定日及一轉入御屏此意便別此必有人誤陛下不然必不至此上首肯之然聖意終未回也是

日余同知因開陳過宮疏閣淚告上云適來如右史彭龜年叩額龍墀以致忠懇臣子到此豈是得已言之甚切

明堂大禮議

紹熙五年六月

六月二十八日准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鄒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卽無梓宮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

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赴御史臺集議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而有喪則廢所以致壹于喪也及其旣殯則惟天地社稷爲越綽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壹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尙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尙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敢塗龍輅而綽者其輅之索也謂之越綽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惟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綽以從事爾今主上尙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綽之有越綽且未合于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孰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埃喪禮旣成然後議此庶得允當謹議奏聞

請御殿施行畫一疏

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愚見不敢求對謹具畫一奏聞一竊聞御殿有日此事須是先具一奏奏知太上皇緣陛下卽昨已近

一月而父子尚未相見想聖心亦不能一日寧也直須一兩日納一起居奏不問達與不達令泰安宮提舉官收作一處在太上皇左右若一日聖體平和見陛下念父子之心如此勤切亦必感動今已擬一起居奏檢乞就來日便賜親札差人申奏泰安宮伏乞睿照一陛下今御正殿受朝羣臣政當以向來晚出爲戒前日車駕出朝泰安自宰臣以下立侍殿廷已覺稍久必是內侍循習舊弊先報催班候得班齊卻來奏知所以致此欲望睿旨御藥院閣門如遇朝殿候車駕御後幄方喝排

立候宰臣已到班位方喝班齊車駕卽時御殿仍駕出駕輿早晚亦先定一時候謂如五點駕輿攢點御殿使內外執以爲節無不夙則暮之過不勝幸甚一自陛下卽位以來羣臣章疏朝奏暮達下情不壅誠爲天下之福但聞邇來臣僚章疏亦有不下者若是已達御覽其言未合聖意亦合付之外廷使議可否不應留而不下使未達御覽必是有人隱匿此豈可不立法以關防之耶臣愚欲望睿旨通進司每日臣僚所上章疏當晚具一單子進呈開列項目如某人劄子留中卽乞御批一

留字如某人劄子付出卽不須批卻以此單子封付三省樞密院檢察免爲小人壅蔽聰明上累盛德今具單子格式奏聞伏乞降付通進司逐日依此開具進入一臣僚上殿或有進呈劄子竊聞舊制遇臣僚奏事訖駕輿入內內侍官卽便收拾劄子當御前入一黃袋就封于御屏後便請御押入內付與直筆內人伺候進呈庶免遺墜漏泄之患伏乞睿照一御殿之後欲乞聖旨閣門按日輪引侍從臺諫官一員奏事候引侍從臺諫官畢日次引卿監郎官以下轉對官庶幾在列之臣皆得

一望清光雖登極以後故事若從特旨施行不待有司啓請尤見聖主不倦接納之意右謹具進呈伏取進止

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二日准省劄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右掖代言之職政精明一哉之心況當聖主嗣位之初更應用斐然之士要使訓詞之溫厚必資道術之通明苟非其人適足爲累伏念臣頃叨科級不以詞章素乏雕蟲之能焉識演綸之體猥緣末學嘗附初潛由此推

遷恐誤差擇仰惟皇帝陛下始臨大寶廣攬羣英寧無
緯國之文可修播告何必備官如古首進凡庸欲望睿
慈亟還成命改畀賢者庶穆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祇
受伏候敕旨

再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七月十三日准省劄以臣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威命洊臨不勝悚懼臣近常進對
親聞玉音爲潛邸人恩例當候壽皇聖帝祔廟畢日施
行臣已仰贊陛下卽昨之初示人不私之意如此伏念

臣嘗以潛邸講讀今日忽有此除若冒受之是失陛下
前日宣諭之美意實自臣始臣所以逡巡退避不敢祇
受臣前此累有劄子陳乞補外未蒙朝廷施行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收回新除恩命與臣一在外差遣庶使天
下知陛下用人以公不爲新政之累不勝幸甚伏取進
止

三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四日准尙書省劄以臣再辭新除中書舍人
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臣控辭懇惻尙

闕俞音不避天誅再三冒黷臣近于陛下登極之日卽聞宣諭初政以收召人物爲先如朱熹陳傅良皆合召來次日同沈有開進對又復及此臣竊贊嘆陛下始初清明登進人望若用人每每如此何憂天下之不治自此以後召命遷除日日有之多慰人心固無可言及十二日潛邸講讀官五人竝蒙遷進臣亦預焉物議遂生矣臣竊見自古人君卽位之初政是力行好事之時多爲潛邸舊人攀附爭進遂致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內虧主德外紊朝綱所關匪細也是以英睿之主必先留意

于此竊聞唐太宗卽位之次月房玄齡欲進官秦府舊人太宗以爲不可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若太宗可謂以天下爲心者矣臣自備員講讀以來豈止望陛下爲太宗所爲今若貪榮慕祿致陛下有媿于太宗則臣之罪大矣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處分若陛下未能俯聽臣言自此必有援例以請者陛下拒而不予則彼將有辭予之則佞門之開實自臣始臣不忍也惟陛下留神思之從臣所請以尼佞門不勝

幸甚取進止

乞入內朝見奏事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奏稟臣見今月二十七日以後外廷臣僚累有表請御殿臣緣陛下卽昨以來幾及一月未曾一面清光不勝臣子戀慕之情欲望聖慈許臣入內朝見庶可奏知亦得陳過宮定省之禮不勝幸願之至

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

紹熙五年八月上時爲侍

講

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

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僞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于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爲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

學推明明德于天下要其極不過于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耳何謂義曰出于吾心之誠然而不能自己者是已何謂利曰不出于吾心之誠然而有爲爲之者是已且如孝于父母是吾心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于父母爲父母之所譴責爲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爲之則是有爲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爲爲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爲爲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

矣抑遏止絕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爲而爲之事漸少無所爲而爲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僞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爲之則爲誠不從實而爲之則爲僞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僞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惟其實故患難中爲好事逸樂中亦爲好事爲之初不待勉彊不爲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惟其不實故時暫爲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爲好事無人則

忘之矣雖勉彊而終廢雖遮護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
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惟恐
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
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于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
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
易恣于耳色易恣于目安逸易恣于肢體芻豢易恣于
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惟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
議己則前日之實反爲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
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

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
富弼曰人主無職事惟以辨君子小人爲職于君子小
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近君
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爲小人
以小人爲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潛德王
邸固以知人爲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
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情性而
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

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于治性情所謂治性情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爲利或害焉以爲善或惡焉人君如之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云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旣出則有給舍省審臺諫論列何從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政旣入則置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

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阼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聰明而猶聖讒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諒闇罷講之說陛下卻而不聽此葉公所謂不以小謀而亂大作此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德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要者在于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

緝熙聖學願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爲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論人主當理性情疏

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人主莫大于理性情理性情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卽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爲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

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于人主而衡乃及巧僞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懼從而救正之巧僞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僞之人而不爲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臣仰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主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惟是傷于太急臣侍潛邸講讀之暇每以爲言亦蒙陛下和顏開納不以爲非今旣踐大寶則嘖笑之間治亂

所繫尤與昔日不同今日若急則所傷多矣易稱君德
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
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爲對者也君德尚
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
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斷此安
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
退人材之際微傷于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
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
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僞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

學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爲有哉此必有所自矣
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
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
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令
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
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
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從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
察之自然聰明必能照見情僞則知近時之舉爲是爲
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爲

先偶有愚見不敢不盡直言狂率罪當萬死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論人主求言問學當務實疏

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纂承大統以來凡有訓詞人皆傳誦而質直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潛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唐虞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溯其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觀近日求言之詔既下士大

夫所上封章竝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不爲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也然今已一月所得于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于聖德者逐一編類以備采覽亦不蒙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足矣講筵久開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故臣區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取

進止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紹熙五年九月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驚惕莫知所容伏念臣受材不長賦性甚戇自登班著每觸危機幸際休明數辱甄擢曾未一歲已歷四遷寵榮狎來進用太暴多取名器公論不容反揣凡庸慙德無限恭惟皇帝陛下虛已求治為官擇人有如東曹當用一世鑒裁之士豈謂不肖乃有貳卿銓綜之登況即真除尤非近例不特誤陛下知

人之哲抑亦動天下好進之心使臣貪榮獲罪必矣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再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紹熙五年九月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吏部侍郎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臣控辭懇切淵聽難回溫詔丁寧寸心益懼敢避訶譴而憚布陳重念臣素抱愚忠久蒙睿鑒有懷未盡此志便違豈忍欺君徒欲微寵蓋陛下今日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而臣跡太危臣分太滿挾此四大其能自

安庶幾一言儻或垂聽凡居右史必攝掖垣近或朞年方始真擢有如弱植乃辱徑除已爲不次之遷每切踰涯之愧未越兩月又貳三銓有何勤勞獲此寵數若謂軫念舊僚之故則其叨竊名器已多除授旣輕僥倖必啓此臣所謂用臣太驟一也臣入朝未久流輩甚多有昔爲同列而今尙爲郎有近在其上而忽反在下較其才學則百不及一計其名位則卑遂踰尊在朝廷必有積薪之譏而小臣亦負維鴉之誚身爲法從而物望如此人皆賤之則國體奈何此臣所謂處臣太高二也臣

性蠢愚動輒忤物世路艱險直反見疑况可演綸嘗有駁論雖荷聖明之聽察然積仇怨以滋多臣雖不顧身危何以報國此臣所謂臣跡太危三也臣本州縣碌碌之才無朝省袞袞之望一丞農扈之後屢貢外補之章請之益勤進之愈驟自知盛滿必有咎殃近日以來舊疾數動方欲投誠于君父將祈息影于邱園忽有此除恐不免禍此臣所謂臣分太滿四也有一于此求全已難上不獲譴于天下必貽怒于衆陛下雖欲用臣而恐不得其力臣雖欲報陛下而無所效其忠反覆以思跼

上集 卷四
子 吳舒帷校
踏無據但有再三之請仰祈萬一之從俾去銓曹不干
公議或于經幄向許備員卽頂踵于生成誓糜捐而報
塞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論經筵講讀不當以官職雜壓爲序奏

紹興五年十月

臣輒有誠懇仰干淵聽臣素無學術叨侍經幄朝夕凜
凜大懼無以稱塞伏見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
朱熹竝除侍講而臣忝爲吏部侍郎班著偶在二臣之
上臣之學問委是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以學問高
下爲差不當以官職雜壓爲序兼臣照得傅堯俞任吏

部尙書兼侍讀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兼侍讀班
序在堯俞之下堯俞以頌國之老臣學識貫通非堯俞
比遂乞邇英進見居頌之次且以竝侍經幄事異外廷
崇德尙齒足以風勵天下爲說其奏見堯俞集中臣愚
欲望聖慈許臣如堯俞之請當講之日令臣班傅良熹
之下非特使臣愚分少安亦于公議爲允取進止

論車駕過宮編類章疏等事奏

紹興五年十月

臣以氣疾再作伏蒙聖慈賜告將理至今累日未能一
望清光講筵旣開不得入侍每念及之神爲之懼臣雖

抱疾苦不敢忘國偶有愚見輒畫一開具仰裨聰明伏
乞睿覽一竊見近日雨澤太過諸處水發有滄浸去處
百姓間被陷沒非小故也至今陰曠日甚雨意未止欲
望陛下精禱禁中反躬自咨以期感應仁宗每遇水旱
多在禁中祈禱不事虛文此陛下所當遵法者也其有
合拯卹事件亦聞羣臣各有奏請朝廷見議施行臣區
區之愚更望陛下親御宸翰批付三省朕自卽位以來
大風爲災霖潦交作諸州又有旱暵去處皆朕不德所
致夙夜不遑康寧今年明堂大禮乃是尊承太上皇詔

旨非朕敢以涼薄矯舉以祭可令有司于祝冊赦文之
中備述朕反躬自咎之意仰祈景貺惠福生民庶使孚
誠旁達可幾昭格一二十四日車駕必朝泰安宮若聖
意欲徑造寢閣積此至誠當能感動親心但臣愚見欲
乞陛下至日朝見之時如太上皇帝喜悅卽少欵曲侍
左右若微有不悅卽乞陛下爲宗社大計且略行禮而
出伏乞睿照一連日輪對官所陳劄子必有仰合聖意
者更乞施行二三凡臣庶所上封事雖已有旨降付後
省看詳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臣愚欲乞陛下再批付

三省令下後省將封事中有益聖德之事編類成冊進
入以備省閱庶幾或有所補亦使天下知陛下求言不
爲虛文不勝幸甚

乞進忠讜遠邪佞奏

紹熙五年十月
時爲接伴使

臣伏自初九日陛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
二日夜至平江府從此按程前去不敢住滯迓客一事
自有故常不足重塵聖慮惟是自離國門見沿途積潦
淹浸民田自卽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
木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百姓

乏食全望麩麥以相接續而田水不去天霽未期設使
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餓孳斷不可逃陛下罪己求
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而災變未消實有可懼
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親切及民之事共致懇
切事天之誠每事求實不爲虛文登進忠讜以壯陽德
斥遠邪佞以消陰沴庶幾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
闕廷輒因目所親睹之事郵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
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黃

臣竊見漢元帝時日眚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爲
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
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宣王
然臣誠恐小人別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
免爲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更加精察擇是
而從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四

